

孙月霞 著

遇

見



『生者寄也』。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的
躯壳中安放，又怎能保证我们遇见的就
是他，她呢？但无论怎么说，因为遇见，
时间并存在了。寻找于是开始，直至在
某个拐角处遇见我们自己。

遇

孙月霞
著

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孙月霞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14-15628-0

I. ①遇…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8974 号

书 名 遇 见

著 者 孙月霞

责 任 编 辑 高 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书梦圆图文制作部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5628-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范培松(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激发孙月霞创作激情的兴奋点是二个：一是她的故乡，二是她的女儿“闹闹”。所以揭开她的散文的情感密码，我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她的乡情和亲情。在她的散文中，字里行间，处处写满了“爱”，爱故乡，爱第二故乡——阳澄湖，爱女儿。她的散文，就是爱的宣言书。

孙月霞创作散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六、七年前，她把几篇散文发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散文都是写故乡的，有些特别，特别在于她的姿态，她对故乡既不是“得乐园”，也不是“失乐园”，只是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的失范，以及传统习惯打破后的蜕变呈现出来，抒写的感情非常复杂。我读了以后，感到有些纠结。因为她是一个肩负重任的年轻的宣传干部，她热爱工作，业余时间不多，又要照顾家庭，哪有时间来创作？二是宣传和创作的思维方式不同，我也怕创作影响她的宣传，真是左右为难，哎，最后，我采取了冷鼓励的方式，她大概也理解了我的良苦的用心。不过，事实证明我的纠结是多余的，她的领导非常支持她，创作又给她的宣传注入了创造力，可谓是相得益彰。

我喜欢她的思乡散文。“乡”是她的梦中天地。她一返“乡”，神经就特别敏感起来，处处激发她的激情。但是，她没有把“乡”视为“乐园”，所以她回乡，既没有沈从文回湘西的“乡”时的“得乐园”的喜悦，也没有芦焚返河南“乡”时的“失乐园”的沮丧，她着力表现的是一个从“乡下人”入城变成苏州人的“我”的心中的“乡”，这个“我”的角色有些特别，是半“乡”半“城”的半“主”半“客”。这样，她所抒写的乡情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结晶，分外醇厚。比如《又是三月半》写回乡逛三月半的庙会，文中一方面回忆小时候对逛三月半庙会的期待和香甜，但是回到现实，逛完三月半的庙会，竟是如此：

奇怪的是，我怎么也买不到东西，他们却可以买到那么好的东西。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把半“乡”半“城”的半“主”半“客”的“我”的复杂心电图，准确地显现出来，那是“乡”与“城”，“主”与“客”的反差，紊乱，又有一点惆怅，滋味浓得可以滴出来，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再如《老去的树叶终将飘零》，是为一位昔日叱咤风云的人写的挽歌，这个人物的终将飘零，其寓意在我看来，也从一个角度展示了农村的变化，作者并没有发表多少感慨，但是它却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精神巨变，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的飘零，恰恰是我们社会的进步，文章展示的是正能量。所以我向读者推荐她的思乡散文，篇篇皆有味，不会让你失望。

孙月霞创作散文的另一个源泉是源于她的宝贝女儿“闹闹”。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散文大都是在闹闹诞生之后写的，散文和闹闹是她的双胞胎。她的散文显现了这样的轮回：“乡”孕育了她，她孕育了闹闹，散文成了“乡”、闹闹和她所创造的共同世界。诚然，这世界里面，她对“乡”和闹闹的感情还有区别。她对“乡”的思念有时还受理性支配，有些保留。可是，面对闹闹，她完全痴了，傻了，闹闹的所有言行，不管有理非理，到她的母爱大熔炉里，统统化成纯情一片。人们常说，母亲和孩子一起成长，孙月霞有些特别，先把自己泛成“童”，再和孩子并肩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理解万岁！《宝宝的有无》中，闹闹分别摸爸爸，小姐姐和微微发胖的阿姨的肚皮，问他们肚里有没有宝宝，这是百分之百的非理的闹闹，但是作为母亲的孙月霞，一方面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女儿的非理的举动，表现女儿的天真无邪的童趣，以及她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又立刻自觉地反思自己培养孩子的责任。所以，读者读她的写闹闹的文章，要有思想准备，必须陪着作者一起痴，一起傻。不过，在这里我还要劝告作者，有时可能还要克制一些，收敛一点，情不要太纵，散文主张清雕琢，以免文字太随意。

孙月霞的散文创作才刚刚起步，她的各种条件都很好，我相信，只要坚持走下去，一定会使她的散文园地色彩斑斓，彩霞满园。

目 录

序

范培松

第一辑 乡村游历者

闪烁在时间深处的小桥/3

代替我的村庄游历者/8

又是三月半/11

那些年的清明/14

乡下菜场/17

逃离与返乡/20

身前身后事/24

父亲/32

发小/43

十五岁的那群鹅/46

归来/49

与病中的父亲相伴/52

老去的树叶终将飘零/55

乡下的婚礼/57

乡下的日子/60

年,让我们越活越谦卑/63

第二辑 都市漫游人

AA制/79

说好不分手/82

爸爸去哪儿了/85

白天不懂夜的黑/88

- 朋友妻不可欺/91
送饭的女人/94
男闺蜜或女闺蜜/97
陈姐/100
遇见/104
候鸟老人/107
迟暮/109
夏日的澡堂/112
男人味/115
从台湾女人说起/118
女人三十与四十/121
时间里的衣服/124
远行/127
失语/130
醉酒/132
以这样一种方式生命相依/135
假如我们做不了大哥/137

第三辑 文化的细节

- 周庄的文化自信/141
阳澄湖畔/144
相城的器/148
乡约与相约/151
月季花开/154
苏州意象与意象传承/157
花香黄桥/160
阳澄湖畔的沈周/163
我们正在被“框定”/167
养老要孝敬地养/170
无锡的泥文化和佛文化/172

行走寿宁/175
香港的细节/178
走溪口/182

第四辑 中国式父母

古城里来了个小女孩/187
一个 08 后的暑假小结/189
我不想长大/191
宝宝的有无/194
上大班了/195
日月同辉/197
欢欢、乐乐和闹闹/198
饥饿/201
游戏/203
一个安静的妈妈的育儿经/204
古教授的育儿经/206
打孩子/209
跟着孩子一起成长/212
一抹口红/214
毕业季/216
表扬/219
错过/221
中国式父母/222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225
一年级的语数外/227
代跋/229

第一辑 乡村游历者

我在村里的时候，印象当中，任何一户人家风吹草动的事情，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村里的人家都会知道。长大了之后知道有个不太恭敬的词语形容村里的女人叫长舌妇，喜欢在一起嚼舌头。讲话的人头凑在一起，声音不高，有人来就佯作高声地讨论其他的事情去了。孩子们每每在这样的蛛丝马迹中揣摩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慢慢地揣摩出一种叫作人性的东西。

闪烁在时间深处的小桥

时 间

若干年前,那个不算晚的黄昏,放了学之后的我徘徊在小桥的南边,不敢回家。老师将父亲喊去了,从老师那里出来的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跟我说了一句话,不好好上学你就不要回家。

七岁那年的我,孑然一人,立在桥头。一桥当关,万户莫开。家里的炊烟渐渐起了,天色渐渐暗了。七岁的我想着父亲的脸色,就是不敢回家。直到我邻居家的姑奶奶出现。那个时候的姑奶奶六十出头,六十出头的姑奶奶跨过小桥,将书包耷拉在屁股上的我带回了家,并狠狠地批评了我的父亲。

也许,有的事情真的没有对错,从那以后的我,上学再也不敢马马虎虎。12岁,我小学毕业,以这个小镇语数总分第一名的名义。

15岁那年夏天,我正赶着一群鹅从桥头经过的时候,镇上的高考状元骑着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桥头经过,听说他已经被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那年镇上的中学一共考取了三个人,他的父亲是我们的老师,他的成功育儿经验在我们那里成为美谈。15岁的乡下天高云淡,15岁的少年心高气远。我将一群鹅赶到很远的地方,对着茂盛的水草暗暗地下决心,我一定要走得比他还要远。

18岁那年的夏天,一张高考录取通知书将我带出了那个小

村庄，并注定不可能再回去。这是乡下一件大喜事，母亲逢人便说，她的女儿不要再种地了。父亲走路头都抬得比以前高了，父亲逢人便说，谁说女孩子就是要学几年缝纫嫁人生孩子！那年的夏天，小桥因为我也神采奕奕起来。父亲选择了一个日子，大摆了一场酒席，乡亲们全都带着鞭炮过来庆贺，那晚的爆竹一定很多，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小桥上都是燃烧过的烟纸屑，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宣告背离的味道，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小桥的每个桥桩上都被爆竹炸得红通通的。那年夏天，由村里出资，在小桥前面的三岔路口，连续摆了三天的电影。

从此之后，我与我的小桥分道扬镳，并且一去多年。这其中，我无限次地回来，短暂停留又注定要离开。

2012 的夏天，我带上了 5 岁的女儿闹闹来到小桥边的外婆家，哪里知道她一来就不肯走了。我们走的时候，她就带着她的绒毛玩具猫往邻居家躲。邻居家的姑奶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了。八十几岁的姑奶奶说，孩子也放暑假了，就让她在这里玩玩吧。

我无话可说。

之后，闹闹在乡下的日子，她的外公我的父亲跟我反映闹闹的情况，他说，闹闹总是喊着要看庄稼，然后站在小桥头，不肯回家，甚至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太阳，闹闹就那样一个人执拗地站在桥头向北看。真的没有办法。

小桥向北，是广阔的庄稼地，土路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流水潺潺，还有一排笔直的大树，一直伸向远方。

5 岁的闹闹一定觉得那里很美。

空 间

当桥下的水碧碧清的时候，小桥是很吃香的。

特别回想起那些有着微微的薄雾的早晨，洗衣服的人们在桥下洗衣，担水的人在远处担水，叫卖大饼油条的声音从不大看得

清的地方传来，农人们将满车的大粪肥料运到离村落不远的农田里去，孩子们从桥上南来北往地上学。

日子按部就班。春华秋实，转眼就是收获的季节，满仓的粮食出来了。

为了抢晒东西的地方，有些有心眼的人家夜里就放好了一把粮食，是抢地盘的意思。如果有早起的鸟将粮食吃个精光，或者第二天碰巧一天的雨，将那几把粮食冲得无影无踪，这些人会暗暗地懊恼一段时间，其他顺其自然的人家往往笑话他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夏天的时候，是这座桥比较生动的时候，那个在外面煤矿上班的这个村上一个人家的女婿总是在夏天回到这个村子，一帮孩子就跟在他后面到小河里捞鱼摸虾。大的小的一帮男人穿个裤衩，半裸着身子，将筛子推在齐腰深的水里，动作敏捷地往横在水上的树根下一戳，满满一筛子的小虾就上来了，那才叫活蹦乱跳。如此风生水起地战斗一番，下酒的菜就有了。

夏天的夜晚，为了抢一块纳凉的地方，孩子们早早地吃好晚饭，洗好澡，由大人扛着竹匾就到桥上安顿下来。大家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吹牛，有一搭没一搭。

这些年，村上的人出去的出去了，小桥的地位不再那么显赫。人们将晒粮食的地方转移到了自家的楼房顶上，人们将纳凉的地方转移到了自家的空调房间里。

留下来的人们总是在桥上闲聊。东拉西扯，不成体系，没有主题，没有主角。那个将近的黄昏，人们这样谈论的时候，有个打扮入时的小媳妇从桥南走到桥北，人们的眼睛盯着她看。小媳妇的衣服的领口太低，里面几乎一览无余。听说，这两年小媳妇回家也特别的阔绰，上次儿子10岁请客，招待客人都是中华香烟。人们在听说小媳妇是上海一家大宾馆的经理的时候，同时推断她大概没有干什么好事。

他们看到那个小媳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老姬，佝偻着

身子从桥的北边向桥的南边而去。她的女儿家在桥的北边，当时，并不是完全的嫁和娶，带有私奔的性质。现在的老姬当时姑娘的娘抡着斧头就冲到了桥的北边，一边走，一边叫，说要将那个小子剁了。这些年过去了，小子没有剁成，小子又生了小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跨过小桥，去帮姑娘家里忙活了。

那个黄昏，我站在桥的北面，看着她佝偻的身子渐渐地远去，直到小河边的芦苇遮住她的身影，我差点落了泪。

人 间

今年，这座小桥要成为历史了。

这是人们盼了已久的好消息，镇镇要通公交，村村要通水泥路。这座小桥终于因为不合时宜要被淘汰了，换上与水泥路相配套的公路桥。

桥头上，一个老人平静地站在桥头说，这座桥，已经有了 40 多年了。

40 年，对于一座桥的历史不算长，对于我而言，却超过了我的经验之外。人在桥上走，水在桥下流。风动还是幡动，彼岸抑或此岸，又有几人能够看透。

就像现在说话的这位老人，其实还没有老，主要他没有将自己当作老人。这位过了 70 岁的人，精神矍铄，面色红润，腰板敦实，四处帮工，周围的哪个人家盖房子砌猪圈了，只要喊他去，总是一喊就到。老人当然不白去，一天有几十块的工钱，主人家会管一顿中饭，酒是免不了的，老人总是要酌上几口，带着微微的酒意，然后开始干活。放工的时候，还会有一包香烟带回家。老人自己并不抽，几包香烟集中起来，就到小店里换取油盐酱醋。如此这样，村上人都说老人应该是有一笔不小的存款。

老人和他的麻脸老婆异常节省，几乎就不怎么用钱，晚饭要是有一两块凉拌的豆腐就算不错。老人唯一的孙子上大学了，村上的人家都估计着老人怎么也得有个 500 元钱，但是，老人愣是

一个大子儿也没出。村上的人说老人不近人情，这样的话传到老人的耳朵里了，老人却不以为然，他说从此之后不再重蹈覆辙。

什么覆辙呢？就是这些年来，老人的两个儿媳妇常常为麻脸婆婆帮谁家干的事情多少的问题大动干戈。特别是老二家的婆娘总是觉得因为老大家生的儿子，麻脸婆婆帮他们家干得多，有一次甚至冲进老人家的厨房，砸掉了一口烧猪食的大铁锅，顺带还有几只碗。老两口伤心透了，跟老二家不相往来。本来，老人靠着老二过，大家共用一个院子，从此之后，院墙从中间一分为二，做成了两个门楼，站在桥上看，像两座不易攻克的碉堡。

直到老二要去新加坡打工，听说一去好几年，麻脸婆婆躲在角落悄悄落泪，并站在田埂上将儿子目送了很远，之后才似乎宽恕了媳妇一点点。但是，那两个一高一低的院门却注定要成为桥头一段时间的历史。

人们站在桥头，开始谈这座桥的历史。人们靠着白果树，交叉着手臂，一边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一边回忆这座桥的历史。人们对年份没有特别的记忆，只是从自己生命的历程出发，以此类推这座桥的生命。最后，老人说，不要算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口哨一吹，大家就一起扛着锹挖河去了。因为有了河，也才有了这座桥。老人说还是现在的日子好过，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再也没有人勉强你，但是大家也不见得少干。那个时候，又没得吃，还要拼命做，否则就可能上纲上线，说你的政治觉悟有问题。

老人说，挑河毕竟是好事，你看，自从有了这条河，散落的人家慢慢就聚拢到河的两边来，才有了现在这个村落的样子。

老人终将老去，小桥也从此将不复存在，连同人工河的历史。

代替我的村庄游历者

整个村庄都在老去，8岁的雨馨成了大家共同的宝贝。

这个村庄女娃多男娃少在三十年前成了事实。当年的“无后”的现实表现为三十年后村庄的冷清。

处于旺盛的生育期的人们数了一下，连我在内短短的一排农庄上一共十个丫头。对于这个数字，我父母的功效算是少的，总共才一个，最多的一户人家贡献了三个，齐排排的一路排下去。还有的贡献了两个，想继续奋斗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来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于是只好作罢。三十年前不太老的男男女女们互相打趣，说大家都是绝后代，谁也不要笑话谁。这是这个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明证之一。

在这之前，这个村庄最恶毒的诅咒人的话就是，你拽什么拽，你这个绝后代，死了拖你去葬的人都没有。这句话是置人于死地的意思了，对方哪怕斗牛一样的气势都立马会泄气。但是，村庄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丢弃女宝宝的事，到底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新村庄了。

我的外公，为这事情没有少生闷气。在长达十年整个家族的抑郁气氛中，我的舅母勇敢地承担了家族的重任，在生了两个和我一般大的表姐妹之后，又生了一个比我们小10岁左右的小表弟。小表弟生得很不容易。听大人说，当时计划生育已经很紧了，舅母说是生病休假，厂里的领导就来看望，才生产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舅母赶紧起来招呼，刚生的婴儿让舅母的二姐悄悄抱回家了。

这一抱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小表弟叫自己的姨妈叫妈，叫

妈叫姨妈。之所以这样复杂，因为一旦被上面知道并且确认的话，所有的人都有失去工作和抄家的危险，这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在这十年里，小表弟到自己的亲妈家像个小亲戚；在这十年里，只要听到上面的风吹草动，就将家里的东西藏到旁边的邻居家。藏来藏去，家里的很多东西后来就找不到了，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要，于是吃了很多的闷亏。

表弟是十岁的时候回到自己家的。在此之前，舅舅家村里乡里找了很多的人，该送的送了，该发的发了，由于乡镇企业改制，也没有人吃公家的饭了，舅舅到村上去低头认罪，帮村里做了很多的义务工，又是挖渠修路，之后才将表弟真正的弄回了家。

这样的经历在一个小孩的心里会留下怎样的阴影，我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小表弟很长时间拒绝喊爸爸妈妈，像个闷声葫芦，不爱说话。家里人教育他的时候，他就推起当时比他高的自行车，说回家找爸爸妈妈。两个表姐出嫁了，家里一下子冷清起来，为表弟忙亲事成了舅舅一家最大的中心议题，一家人兴兴头头奋斗的原动力。一次次相亲，一个个的姑娘走马灯似的从家里过，舅母为此浪费不少的金钱和感情，但是世俗的快乐油然而生，相比之下，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父母亲就孤单了不少。

8岁的雨馨长得不赖，人见人爱的样子，白皙的皮肤，卷卷的头发。她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自己爷爷奶奶又忙，带雨馨常常是左右邻居不要吩咐的义务的责任，雨馨也就成了周围好几户人家共同的宝贝，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村里的人对雨馨都很好，雨馨还悄悄问过我她小的时候到底是东家的奶奶带的还是西家的奶奶带的？但是，雨馨就像一只小狗，到了晚上妈妈回来了，自然还是要归家的，或者碰巧她妈妈休息的时候，就毫不含糊地粘着自己的妈妈了。对于这一点，我母亲说，人家的人到底还是人家的人，你对她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尽管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雨馨还是大家共同的孙女。

8岁的雨馨成了代替我的村庄游历者，成了村庄的小主人。